

第三段 憩茅屋逋仙接引 過溪橋臞叟皈依

梅臞翁風餐露宿，將近西冷，行至一處，平蕪千里，絕無人煙。時日已黃昏，棲息無地，正驚懼間，隱隱望見岭上火光透出深林，知是村落，急覓路投之。至嶺上則見茅屋半間而已。當門惟有一鶴，見臞翁至長鳴數聲，少時，一叟出，鶴髮童顏，飄飄然有仙氣，笑謂臞翁曰：「老人早知君欲投宿，必尋到這裏來。但似此蝸角蚊蠅豈能相容，君可向別處去。」臞翁告以別無村後。叟指嶺之西曰：「兀的不是人家？」臞翁於星光之中凝眸審視，若隱若見，果然不下數十家，遂拱手謝叟曰：「煩指引。」叟笑曰：「此處人家盡可留宿，切莫再來我這裏，決不相容也。」

臞翁別去，望嶺西有人家處行，愈行愈遠。行過裏許，尚覺那些人家，依然若隱若見，自忖曰：「星光之下，怎能望見許遠人家，莫非路走差了？」再向前急行一會，則見那些人家，相隔不過一箭之遠，心甚喜及趨至乃是茂林密樹，絕無村莊。聽得鬼聲嗚嗚，蟲鳴唧唧，驚心動魄，毫髮俱悚，乃曰：「不意此老竟賺人若斯耶？」不得已尋舊路而返。至則老叟策杖立於門首，笑迎曰：「說過切莫再來何又返耶？」臞翁曰：「嶺西並無人家，老翁何故賺我？」叟曰：「君未尋到盡頭處，若到盡頭處自有村落。」臞翁曰：「走三家不如坐一家，我再不學那現鐘不打、再去煉銅的了。」叟曰：「必欲借宿，當為我即景一吟。」臞翁乃口佔二絕云：

溪頭日落已黃昏，茅舍蝸居絕遠村。

漫道山人無伴侶，夜深還有鶴司門。

遠樹翻疑舍宇遮，宵徵那辨路途差。

即今莫漫尋棲宿，一夜酣眠處士家。

叟笑曰：「君清才敏絕，信是可人。」遂延臞翁入。見滿室清虛，一塵不染。有對聯云：

清留月影鋤三徑

寒共梅花老一生

叟問臞翁姓字，且詢以將欲何往。臞翁以實告，因問叟。叟曰：「老人姓林，與君先人有通家之好。」臞翁曰：「翁年幾何？」叟曰：「不知歷幾甲子矣。」臞翁不知是仙是佛，心甚異之。叟命臞翁就寢。及天微明，臞翁恍惚聞呼曰：「梅臞翁可起行也。」猛開倦眼，見身臥草茵，茅舍全無，司門之鶴猶隱隱在雲端飛繞。正縱目仰觀，忽片紙撲面飛來，落於草際。拾起視之，中有四語云：問我何人，和靖後身。西冷之北，三度梅春。

臞翁閱畢，喜曰：「吾隻身作西冷之遊，原欲不食人間煙火。今幸和靖先生預導先路，從此皈依，何難酬願。」遂復向西冷而行。

越兩日，復至一處，崇山茂林，蔥蔚深密。臞翁思和靖先生當必在此。日沉天暮，遂不向人家借宿。時值初旬，斜月半圭，猶掛樹杪。臞翁趁著月光入山深處，祇見叢林有人走動，私心竊喜，以為必是和靖先生。忽聽風響處，跳出二人，伸拳勒手，乃山賊也。一名山魃，一名木魅正欲出山尋華屋打劫，不期臞翁與之相遇。喜曰：「送買路錢者至矣！」見臞翁並無行李遂遍身搜尋，卻也絕無金銀氣，二人顧謂曰：「此人何一寒至此？」謂臞翁曰：「聽爾聲音乃遠方人，空身夜行必是喪家之狗，爾盍跟我作一夥伴？」臞翁不可，賊強之；臞翁固不可，山魃怒曰：「我本欲留你一條活命，汝真不識好歹，留汝那有用處？」遂舉刀刺之。忽虎嘯一聲，跳出林外。向二賊張牙舞爪。賊驚走。臞翁昏絕地上，少時蘇醒，手足無措，亂竄林中，聽得鶴唳數聲，以為和靖先生去此不遠，心稍定，坐以待之，亦絕無影響。

比及天明，方覓路而走。行里許，前臨大溪，溪上有木橋。臞翁欲行過橋去，橋木已朽不堪行乃轉身覓路。忽背後有人呼曰：「梅臞翁不在此處歇腳更欲何往？」臞翁急回頭看時，見和靖先生披鶴氅，隔橋端坐，一鶴鎮踞於前。臞翁遂倒身下拜，乞為接引。和靖曰：「爾且過橋來。」臞翁曰：「橋木已經朽壞，怎好立腳？」和靖曰：「爾但行且勿憂。」臞翁深信和靖，遂放膽走來。將近彼岸，橋木忽斷將臞翁跌在水中，彷徨懼問，覺已立於和靖先生側矣！回視橋下，又有一臞翁浮於水面，不勝驚疑。和靖笑曰：「爾今日方脫凡根，不須疑慮。」臞翁跪請皈依，和靖乃揮麈尾謂之曰：「佛傳衣鉢必先懺悔。吾今託為坐禪，爾試參之。」臞翁請說妙諦。和靖問曰：「犯口過否？」臞翁曰：「嫌壓瓊枝頻罵雪，憐摧玉蕊暫呵風。」又問：「犯淫過否？」曰：「嘗招月姊橫疏影，喜傍封姨送暗香。」問：「犯殺過否？」曰：「偶曳長條打孤鶴，偏教冷艷餓寒蜂。」問：「犯身過否？」曰：「溪上賺他吹笛客，嶺頭欺遍詠花人。」問：「作如何究竟？」曰：「枝殘蕊破多生子，花落魂消尚有心。」問：「作如何解脫？」曰：「縱有月魂都是夢，不逢春信本無香。」和靖喜曰：「爾真能十根斷、六慧通也，吾今還你個葉落歸根罷！」同往西冷北去，不知所終。